



小

菟丝眯缝起眼睛，随后又瞪得大大的，那东西还在那儿……在高高的天花板的那个拐角上，一扇极小的门打开了，一个怪物，还不到半英寸高，从门里爬了出来。小菟丝看得清清楚楚，就像是看书架上的书。那个怪物正在穿过天花板，向着天花板中央的那盏黄铜灯走去。它就这么走了过去，在一尘不染的白漆上留下了一串黑漆漆、脏兮兮的脚印。

小菟丝和颠倒屋

小菟丝系列①

小菟丝和颠倒屋

[英]卡罗尔·休斯 著

一目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- 2001 - 3732

Toots and the Upside Down House

Carol Hughes

Text Copyright © Carol Hughes 199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菟丝和颠倒屋/(英)卡罗尔·休斯著;一目译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2.2

ISBN 7-02-003734-8

I. 小… II. ①卡…②一… III. 童话-英国-当代
IV. I561.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04442 号

责任编辑:王永洪

责任校对:王永洪

责任印制:张文芳

小菟丝和颠倒屋

Xiaotusi He Diandaowu

(英)卡罗尔·休斯 著 一目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89 千字 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3.875 插页 2

2002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02-003734-8/I·2857

定价 6.90 元

献给我的爸爸

目 次

第 一 章	故事的开始·····	1
第 二 章	通向天花板的路·····	11
第 三 章	奥利弗·····	18
第 四 章	墙壁里的楼梯·····	24
第 五 章	再次下楼·····	35
第 六 章	房子的历史·····	47
第 七 章	向上的路可能会向下,向下的路可能会向上·····	60
第 八 章	不会是个好地方·····	65
第 九 章	大坑·····	74
第 十 章	我们会监视你的·····	84
第十一章	星星海·····	90
第十二章	霜冻·····	97
第十三章	正确的向上之路·····	108
第十四章	琼·····	115

第一章

故事的开始

唧！小菟丝晃荡着一只脚，脚撞到了椅子腿上。唧！她爸爸把她放在一把椅子上让他等着（唧！），就自己走开了，去买那些臭烘烘的旧邮票（唧！）。这是一座臭烘烘的老教堂，正在举办一次集市。小菟丝坐在椅子上，椅子在两个书架之间。唧！唧！唧！

小菟丝等得不耐烦了。她把自己的小背包拽到膝盖上，气呼呼地瞪着拥挤的大厅的另一头。根本没她爸爸的影子，倒是看见迈克尔·兰伯特和托马斯·斯威尼——那两个已经上学的小男孩，朝她这边走了过来。小菟丝往后缩靠在墙上。

“别让他们看到我，”她嘀咕着，“千万别让他们……”太迟了。

“喂，看谁在这儿。”一个讨好的声音说。小菟丝睁开眼睛，发现托马斯的那张雀斑脸就在她面前，离她的脸只差几英寸。“你好，小菟丝。你的背包里装的是什么？是不是玩具熊啊？”

小菟丝把背包紧紧地抱在胸前。

“来吧，小菟丝，今天弗威迪·威迪在哪儿？”迈克尔偷愉一乐，伸手去拿小菟丝的背包，“它在这儿吗？”

小菟丝挥起拳头，使劲儿把他的手打开了。

“别烦我，要不我叫我爸啦。”

“哦，是吗？他能怎么着呢？跑过来保护你？他现在在大厅的那边。他早把你忘啦。”

“不，他没有，他马上就回来。”

“是吗？”托马斯手快，猛地一把抓住背包，大笑起来。他抖动着背包，想让小菟丝松手。但小菟丝紧抓着不放。

“放开。”小菟丝尖叫起来。

两个男孩抓着背包，一齐往后拽。

“放手啊！放手啊！”小菟丝号哭起来，用脚踹着托马斯的小腿。

“这是怎么啦？”一个有着闪闪发亮的橙黄色头发的女人严肃地问道，“这里不是斗熊场！你们都给我出去，赶紧！”两个男孩放开背包，逃进了人群。

“喏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”那个女人生气地问。

“他们先动手的，”小菟丝回答说，“他们刚才想抢我的玩具熊。”

那个女人把嘴一撇。“难道你还小吗，为了一个玩具熊就这么大呼小叫的？如果我是你妈妈……”

“你好啊，小菟丝。”牧师斯莫尔先生打断了她们的谈话。他轻轻碰了一下那个女人的胳膊。“培根太太？我可以跟您说句话吗？”他冲小菟丝微微一笑，然后便在培根太太耳边嘀咕起来。

小菟丝两眼盯着地板。她不难猜出牧师在说什么。

“如果我现在抬头，”她想，“她一定会用那样的眼光看着我。她会露出那样一种微笑，意思是说‘可怜的小丫头’”小菟丝讨厌那种微笑；她见得太多了：嘴唇总是翘着，像正常的微笑，但眼睛死盯着你，忧心忡忡，就像你生病的时候人们看你的那个样子。

“我不看她。我不看。”她从最近的书架上抽出一本灰色的大厚书，放到腿上打开。“如果我能够读那么一页，”她自言自语地说，“等我读完了，她就走了。”

那是一本特大号的书，写的是房屋内部装修，非常枯燥。小菟丝强迫自己读了起来：“在冬季的几个月中需要额外的呵护。如果温度降到冰点（32° F）以下，家庭中任何裸露在外的水管中的水都会结冰。还有，由于水在结冰时体积增大，因而水管易于爆裂。未被保护的水管结冰爆裂是多数家庭水患的原因。预防的办法……”

但是这本书太乏味了，没法吸引她的注意力，尽管她已经付出了最大的努力，于是小菟丝抬起头。那个女人还在那儿。那两片涂满口红的嘴唇一弯，露出淡淡的、同情的微笑，小菟丝皱起了眉头。

“你爸在哪儿，小菟丝？”牧师问，“他在邮票摊那儿吗？要不要我帮你去找找他？你就在这儿等着。我一会儿就回来。”

小菟丝看着牧师消失在人群中。总是有人要为她去找她的爸爸。她爸爸从来找不到她。他总是忙着他那桩集邮的蠢事，忙得不可开交。

为什么她不能有一个正常的爸爸呢？别的孩子都有。别的

孩子都有爸爸和他们在一起。别的孩子都有爸爸和他们说话，或者和他们一起玩。别的孩子都有明理而且亲近的爸爸。还有，别的孩子也都有妈妈，但是那些妈妈却没有一个是小菟丝的。

小菟丝的妈妈已经死了。但小菟丝不知道她是怎么或者为什么死的，甚至都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死的。这件事她很难弄明白，因为没有人说起过这件事。她试图问她爸爸的时候，他总是一声不吭，要么就含糊不清地说什么“等你再长大一点儿”之类的话，要么更糟糕，他干脆埋头整理邮票，装出很忙的样子。小菟丝早已放弃了再问他的念头。

小菟丝甚至都不知道她妈妈长得什么样儿。如果她有一张她的照片就好了，但是家里没有她的照片。小菟丝有时候都怀疑，她是不是有过妈妈。但是她知道，如果她静静地待着，纹丝不动，她会记起一片海滩。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，海滩上开着很多又大又红的郁金香。她记得自己被抱了起来，被晃来晃去，她还能听见风中飘来的笑声，那是欢乐的笑声。但是她的记忆很模糊，她总是还没来得及看清妈妈的脸，一切就都消失了。

学校里的孩子们取笑小菟丝，说她妈妈很可能是看到她出生时的样子被吓死了。但是小菟丝知道，他们的话不是真的，因为有时候她真的还能记起妈妈对着她微笑。你是不会对着一个你认为很可怕的人微笑的。而且，她还有玩具熊弗雷德，小菟丝肯定那是她妈妈送给她的。如果你不爱一个人，你就不会送给他礼物，对不对？

弗雷德总是与小菟丝形影不离，即使她爸爸老是要她把弗雷德放在家里。他说她已经长大了，老带着玩具熊就不像样儿

了；或许她是长大了，但是弗雷德不是一般的玩具熊。他是她的玩具熊——他很特别。

在牧师去叫她爸爸的时候，小菟丝在背包里找起了弗雷德。但是没找到。玩具熊既没有被压在铅笔盒下面，也没有被裹在她的短袖套头衫里。她把背包翻了个底朝天。铅笔和彩色蜡笔啪嗒啪嗒地滚到油地毡上，套头衫落在地上，几张糖果纸飘向地板，可就是没见到玩具熊。

“哦，不！”她大声叫了起来。

“别着急，小菟丝，”牧师回来了，“我找到你爸爸了。跟我来。他就在那边。”

小菟丝收拾起东西，把它们重新塞进背包里，然后跟在牧师后面走了。

“他就在那儿。惠特先生？”

小菟丝从牧师身边挤了过去，匆匆向她爸爸跑去。

“爸！”她大声喊道。

“唔，嗯？”她爸爸回答，但眼睛一直没离开他手里拿着的那个透明纸袋中的邮票。

小菟丝拉拉他的衣袖。“爸爸，弗雷德丢了！”

“等一会儿，小菟丝。这些多少钱？”他问那个邮票摊后面的男人。

“三镑五十分。”那个卖邮票的打了个呵欠。

“三镑怎么样？”

“他对那些邮票比对我更感兴趣。”小菟丝咬着嘴唇，“弗雷德可能遇到什么麻烦了。怎么办，如果……如果他掉在外面的大路上怎么办？如果他就这么不见了怎么办？”

“爸，我们该走了。”小菟丝催促着她爸爸。

“三镑？行。”卖邮票的人伸出手来。小菟丝的父亲递给他一张二十镑的钞票。

“你没有小一点儿的吗？”卖邮票的嘟囔着，“你等一下，我去找零钱。一会儿就回来。”他说着就不见了。

牧师轻轻地碰了碰小菟丝父亲的胳膊肘。

“惠特先生？我可以说话吧。我见到小菟丝的时候，本地的两个男孩好像要欺负她，……”

但是惠特先生没兴趣听他的话。“谢谢您，斯莫尔先生。我想我能解决这件事。”

小菟丝瞟了牧师一眼，从他的眼里她看出他被伤害了。她把脸转向别处。她爸爸似乎从来意识不到其他任何人的感受。

“好啦，出什么事啦？”他在小菟丝的身边蹲了下来。

“是弗雷德出事了。他不在我的背包里了。我想他被偷走了，要么正躺在马路上的什么地方，就要被……”

“哦，菟丝，看在老天爷的面上，这样的事情注定迟早会发生的。他放在家里会更安全。你知道，你已经长大了，再把玩具熊带在身边就不像样儿了。”

“你为什么总是这么讨厌弗雷德？你为什么就不能明白他很特别呢？”小菟丝不说了。她爸爸的目光一直在他手里的那个邮票袋子上飘来飘去。

“爸！”

“菟丝，安静点儿。你最后看见他是什么时候？”

小菟丝回忆起早晨的情形。

“我洗碟子的时候他还在，但是，哦，我现在想起来了，我怕把他弄湿，就把他放在了一个盒子里。”

她爸爸抬起头看着她，“哪个盒子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小菟丝想了一会儿，接着她想起来了。
“后门旁边的那个盒子，里面塞满了东西。我把弗雷德放在了一个拐角上，这样他不会碍事，就安全了。”她的脸上泛起了微笑。“没错，他就在那儿。”她的玩具熊终于找着了。但是她爸爸却没有笑。

“菟丝，那些盒子里装满了垃圾。我在出门的时候，把盒子都放到垃圾箱旁边了。”

“垃圾箱旁边？你把弗雷德扔了？”小菟丝哭了起来。
“你怎么能这样？”

她爸爸的脸腾地红了。

“听着，菟丝，我怎么知道你把那个蠢东西放在那儿了？我一定是把另外一个箱子放在了上面，所以没看见他。不管怎么说，现在你别再为那个破熊哭哭啼啼了。你够大的了，用不着他啦。瞧瞧你那副傻样儿。”

“我才不管我什么样呢。他是我的熊。”

“好啦，别着急，等我们回去，他还会在那儿的。”她爸爸站起身，四处寻找那个卖邮票的人。

小菟丝不停地咬着下唇。他怎么能说“别着急”呢？他怎么就不明白呢？弗雷德很可能会被垃圾车压坏的，可他却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。对，既然爸爸对这件事不闻不问，那她就自己想办法吧。她从爸爸握着她的手里挣脱出来，飞快地向门口跑去。

“菟丝，你去哪儿？回来！”她爸爸喊道，可小菟丝已经在人群中消失了。

“我必须去救弗雷德！”她扭头叫道。

“菟丝，他不会有事。垃圾工人星期六不会来取垃圾。等

我拿了零钱，我和你一起走。不要自己一个人跑。等一等！”

但是小菟丝不想等了，她想回家。她推开人群，跑出了大厅。

小菟丝一口气跑回家。她匆匆来到垃圾箱前，把上面的一个箱子拖了下来。箱子下面，弗雷德还坐在那儿，只稍稍被压得走了点样儿，身上斑斑点点的尽是茶叶渣。小菟丝高兴得尖叫起来，一把抓起弗雷德。

“我再也不让你离开我了。”她一边说着，一边拉直了弗雷德的耳朵。她把他夹在胳膊下面，用钥匙打开门上的弹簧锁，推开门进了屋子。

她盘腿坐在客厅的地板上，抚平弗雷德乱糟糟、皱巴巴的绒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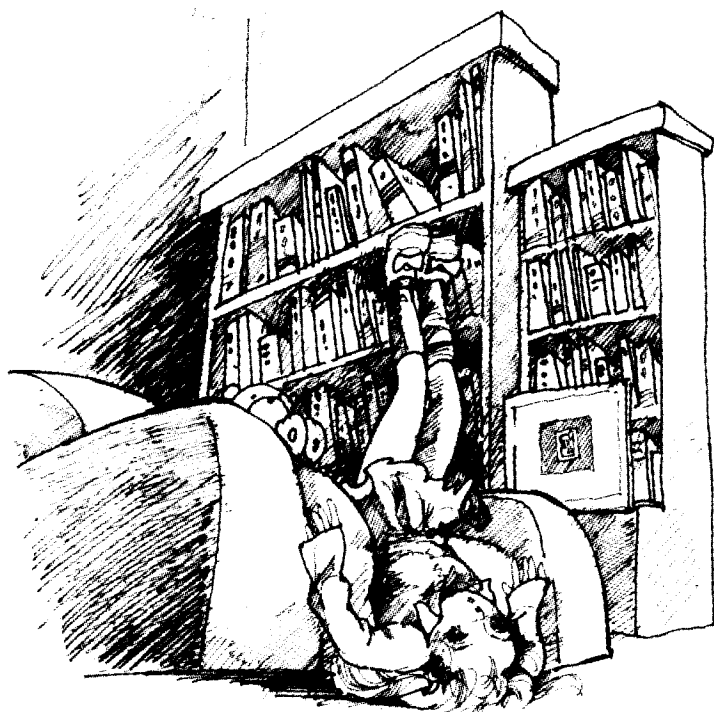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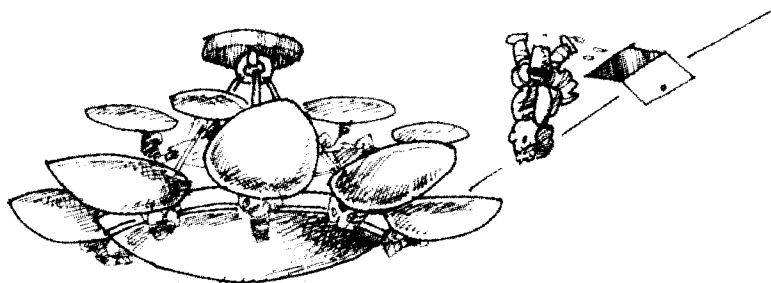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爸爸对他那些愚蠢的邮票比对我还关心。”她向弗雷德抱怨着。弗雷德跟往常一样，不吭声。

小菟丝看着书架，书架上摆满了关于邮票的书。屋子里到处都是邮票、集邮册和有关邮票的图画。大厅里、卧室里、厨房里，甚至浴室里都有邮票。楼上还有一个房间——一个很小的房间，好似一个碗橱，她爸爸说那是他的办公室。他在那里花去了无数的时光，往集邮册上放邮票。她爸爸爱他那些愚蠢的邮票，或许胜过爱她。

“他为什么把你扔了？”她问弗雷德，“如果我把他的所有邮票都扔进垃圾箱，他会怎么样呢？”小菟丝停了一会儿。

“如果我有一天早上醒来，发现邮票都不在这里了，那就太美啦。那么他必然就会多花点儿时间跟我在一起了，太妙啦。我们可以聊天，他甚至可以告诉我有关我妈妈的……”

小菟丝停下不说了。光瞎想有什么用呢？只要那些邮票还



在那儿，她爸爸就会只看着它们什么也不干。

她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，那些邮票是不是和妈妈的死有关。她想吧什么事情都归咎到它们头上。可能爸爸从来不和妈妈说话。妈妈可能就是这么孤独或是烦恼死的。人会烦恼死吗？等待就很令人烦恼——可能妈妈就是等着爸爸回家而等死了。

小菟丝凝视着窗外空荡荡的大街。为什么她爸爸没有跟在她后面追来呢？别人的爸爸会这样做的。她叹了一口气。他很可能还在看邮票呢。她忍不住想起刚才爸爸和她说话的样子，他甚至在和她说话的时候，目光还一直在他手中的邮票上扫来扫去。

“他从来不听我说话！他不关心我。除了那些愚蠢的邮票，他什么也不关心。”

她把弗雷德靠在沙发上，想来个倒立。她把腿踢到了空中，但是踢得不够高，很快就摔下来了。她休息了一会儿，脑袋顶着地板，她看见天花板拐角上有个什么东西。

起初她以为那是阳光的把戏：一个白日梦、一个奇思妄想、一个想像的碎片。她眯缝起眼睛，随后又瞪得大大的，那东西还在那儿。阳光的把戏也罢，幻觉也罢，“不论什么”也罢，就是没有消失。在高高的天花板的那个拐角上，一扇极小的门打开了，一个怪物，还不到半英寸高，从门里走了出来。小菟丝看得清清楚楚，就像是看书架上的书。那个怪物正在穿过天花板，向着天花板中央的那盏黄铜灯走去。它就这么走了过去，在一尘不染的白漆上留下了一串黑漆漆、脏兮兮的脚印。

第二章

通向天花板的路

小菟丝瞪眼看着那个怪物。它是什么东西呢？

它不可能是一只蜘蛛，因为它只有两条腿，也不会是一只苍蝇，因为它太大了，而且它不是在飞。它看起来像一个小人，一个提着一只吊桶的又小又胖的人，但那是不可能的。小菟丝跳了起来，爬到沙发上，快得像一只猫。她抓住书架，稳住身体，在天花板上看来看去。光滑、洁白的天花板上，除了中间的那盏灯之外，空无一物。什么怪东西、奇东西、特别的東西都没有。没有了小门洞，没有了那奇怪的小东西，没有了吊桶，没有了脏兮兮、黑漆漆的脚印，什么也没有了。小菟丝眯起眼睛看着那盏灯。那是一盏很难看的灯。它太花哨太老式了，弯曲的黄铜灯架，褪了色的粉红色灯罩。它往常总是挂满蛛网，但是那天早晨，她爸爸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除去了上面的灰尘，所以那上面的蛛网应该全没了。然而情况并非如此。灯的左边又挂满了蛛网。

小菟丝想好好地看一看，但是她脚下一滑，摔在地板上，

重重地撞到一堆书上，打翻了一张小桌子——哐——砰——跌在弗雷德的身上。“对不起。”她一边说着，一边把他从自己的身体下面救出来。接着又大笑起来。“我一定是疯了，”她想，“我一定在胡思乱想。”弗雷德正用他那一双蓝色纽扣做的眼睛瞪着她。“如果你脑袋朝下的时间太长了，”她寻思着，“就会发生那样的事。你发晕了。你开始看见小人。脑袋朝下的小人。胖胖的脑袋朝下的小人，拿着吊桶和……”她不再说了。“如果你脑袋……朝下的时间太长了，”她嘀咕起来，“就会发生那样的事。”她翻了一个身，脑袋顶在地板上，凝望着天花板。现在她又能看到那一切了。那儿有脚印，有门，还有，在黄铜灯的灯座那儿，有一个吊桶和一双小靴子。

但是却没有了那个小人。灯开始摇晃起来，小菟丝看见了那个小人，她正在一根蛛丝上荡悠。那个小人把她的两条腿钩在一根灯枝上，爬了上去，接着在她自己的头顶上迅速旋转着一根蛛丝套环，把它扔到了最近的一根灯枝上。然后她又抓起另外一根蛛丝，向空中抛去。

小菟丝看了一会儿才意识到这其中最最奇怪的事情——不是天花板上有小人漫步，不是那小人在灯上抛蛛丝，而是这一切都是颠倒着发生的。小菟丝曾经看见过蜘蛛和苍蝇在灯或桌子的下面行走却掉不下来，但是这个小人却在倒着个儿荡悠，她的脚朝着天花板，脑袋向下朝着地毯，这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。这意味着那个小人打破了一个原理：上升的东西必须落下来。这个原理，小菟丝知道得很清楚，叫做万有引力原理。

小菟丝心想，她是不是在做白日梦，但是这感觉不像一个梦。一切感觉都很正常，非常正常。

那个小人从灯上爬下来，到了天花板上，从她的吊桶里取